

叶灵凤文集

永久的女性

第一卷 小说

花城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叶灵凤文集 第1卷: 永久的女性/叶灵凤著. 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1999

ISBN 7—5360—2960—8

Ⅰ. 叶… Ⅱ. 叶… Ⅲ. ①叶灵凤-文集②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N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1356 号

叶灵凤文集第一卷

永久的女性

叶灵凤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新华印刷厂印刷

(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)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6.5印张 1插页 384,000字

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000册

ISBN 7—5360—2960—8

I·2518 定价: 24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前 言

金宏达

三四十有些作家的面目，缘于时空关系，或模模糊糊，甚或怪陋狰狞，使人不敢趋前，叶灵凤先生大约就是很“惨”的一个。初则是正在“唇红齿白”时，与鲁迅先生相“骂”，一副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的劲头，其实何尝是对手，倒被“骂”个“流氓文人”，“臭”名昭著；继则又在《鲁迅全集》中被“注”为“汉奸”，遗“臭”万年。后此注虽然“注销”，却也并无声闻遐迩的“平反昭雪”，何况斯人已去，身后寂寞，真面目如何，也难得一辩。识者每念及此，殊为感慨！

叶灵凤系江苏南京人，生于1904年，1925年加入“创造社”，乃“创造社”名副其实的“小伙计”，文坛上堪称资深。列名“左联”最早的成员，却又因“放弃”工作而被除名。抗战时期，也属于挥笔上阵的一员，担任由夏衍主持的上海《救亡日报》编辑，并随报社南迁；广州沦陷后，遂移居香港，曾是中华文协香港分会理事。他与郭沫若、夏衍、潘汉年、乔冠华等一直过从甚密，不避被人以“左派”目之。建国后多次参加国庆观礼，在港接待大陆来访文化界要人，此种姿态亦曾为其

时“注”他为“汉奸”者所瞠目！后来有资料证明，叶氏实乃从事掩人耳目的地下工作，“汉奸”云云，“皮相”而已。其实作家其人如何，自有文字俱在，也作假不得。遍观大陆解放之前、之初迁港作家，一直矢志不渝地赞颂新中国，爱国之情溢于笔端，叶灵凤实是最突出之一人。居港数十载，他撰写大量历史知识小品，缕陈香港被英国殖民主义者霸占经过，揭露殖民主义者的罪恶与丑行，驳斥殖民主义辩护士的种种谰言，并以一藏书家之热诚与毅力，搜求各种有关香港史料、图籍，借以参证历史，垂示后人。他所收藏的《新安县志》（含今宝安、深圳、香港等地），为罕有之善本，外人曾有意以重金购求，不许，意在以之献诸国家（身后由家人交广州中山图书馆收藏）。

名声此物，常常是名实不副，亦无可如何之事，智者便以达观处之。如叶先生者，终其一生几乎都立于“流氓文人”、“汉奸”阴影之下，不辩，亦不必辩；澹然，恬然，一本知识分子醇然本色，只身体力行自己应做之事。为三十年代女作家萧红寻坟、迁葬而奔走，即一广泛流传于香港文化人中之佳话：故土、故人之情，他是决不轻弃的，他相信自己，这就足够了。

叶灵凤在现代文学史上不是小说大家，但他的一篇准中篇《女娲氏之遗孽》，入选郑伯奇主编之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小说三集，赫然引人注目。借主人公情书自白，将一陷于婚外恋女子“东窗事发”后所经受身心磨难和盘托出，其表现之缱绻、深切令人震撼。当时的这位青年作家于此展露了“新星”的光辉。叶氏小说创作以短篇为主，亦有若干中篇或准长篇，其作品数量不可谓少，在创造社后期与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学之间，他是一位衔接性作家，此种角色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值得治文学史者看重。虽然蜗居于狭仄的“听车楼”上，年轻的作家却饱染异

域文学新风潮，男女情事是其主要视景，痴恨恩怨，离合悲欢，委曲、感伤、情怀无限。恰弗洛伊德理论东来之时，沿波讨源，自然别现一种见地。他又钟情于斯蒂芬孙、普洛斯特、乔伊斯、帕索斯、纪德诸西方名家、亲炙原作，心得殊深，创作手法亦综错多变，或亦真亦幻，诡奇迷离，或切换角度，多音交响，其《鸠绿媚》、《菊子夫人》、《落雁》等作品当时都能予人别开生面新奇之感。三四十时代文坛上“洋”风鼓动，海派中兴，叶灵凤的作用不可忽视。今日之论者，往往论及今日青年作家时，回护有加，“年轻”二字，概可谅矣。独于昔日之作家，常忘其当时亦正年轻，幼稚、动荡、浮躁，自不可免，而春秋褒贬，激烈、苛严。此种不公，也不独对叶灵凤一人而已。

叶氏于1934年曾出版《灵凤小品集》，散文、小品亦为其创作之主要文学样式。早期散文、小品多低回、伤感气息，其时适与郁达夫等过从甚密，作文亦颇具创造社诸君子之风。文笔委婉，自抒情怀，取材大抵不脱自己身边范围，形象、情感均较为真切。留居香港后，因从业报纸副刊编辑，遂大量写作小品、散文，而文风亦大变。有关香港历史、风物、掌故的诸多篇章，或痛陈香港被英帝国主义霸占的详细经过以及殖民者种种罪行、劣迹，或指点港岛百年沧桑变迁，或状绘香港形形色色珍异风物。知闻博洽，言之凿凿，笔法严飭，平易自然间挟带“学术性”，就中更寄寓无限家国情怀，令人肃然。叶氏平生喜好英国作家淮德融风物知识于挚友倾谈式的《塞尔彭自然史》，其《香港方物志》、《花木虫鱼丛谈》等集俱见效法之意，而其《能不忆江南》集中各文，追忆故乡风物，尤其儿时吃过的各色美味食品，于美食家津津有味之言谈中，或有几许怀乡的惆怅，使人不能不想起另一位“美食家”梁实秋，直有“北

梁南叶”之感。

叶灵风嗜书。他不是“大款”，自年轻时代起，便以微薄薪金与稿费所得，铢积寸累购求中外图书，藏书甚富（尤以西书为多），却一朝尽丧于战火，真正痛何如之。而后在香港，又东山再起，重建个人收藏，成为香港“文化沙漠”时期名重一时的藏书家。他却不愿称自己是藏书家，而愿称“爱书家”。正是出于对书的至爱，他写作了大量读书笔记，古今中外，书苑菁英，收于笔端，复尽传播之责。此类笔记文章出浅入深，且常与个人兴会、经验交融，亦是其散文、小品致力之作。

叶灵风1975年病逝于香港，国内曾有三联书店出过他的三集《读书随笔》（丝韦编，内中收有他在四十年代印行过的《读书随笔》，六七十年代印行的《文艺随笔》、《北窗读书录》和《晚晴杂记》，另有尚未结集的《霜红室随笔》、《香港书录》、《书鱼闲话》等），此外还有《能不忆江南》（江苏古籍版）等印行。叶先生尝自称“在外面流浪”的“游子”，初回祖国大陆时，欣欣然而至热泪盈眶，今年恰逢香港回归祖国，编辑这套文集，怀念并告慰这位爱国情重的老作家，正其时也。

读者诸君掩卷之时，当可想见他的笑容。

目 录

前 言	金宏达 (1)
女娲氏之遗孽	(1)
鸠绿媚	(30)
昙华庵的春风	(42)
处女的梦	(56)
姊嫁之夜	(73)
菊子夫人	(82)
爱的战士	(87)
拿撒勒人	(96)
摩伽的试探	(107)
口 红	(117)
落 雁	(128)
明 天	(140)
神 迹	(150)
未完的忏悔录	(163)
永久的女性	(281)

《灵风小说集》前记	(508)
《未完的忏悔录》前记	(511)
叶灵风年谱简编	曹培红 (513)
编者后记	(520)

女媧氏之遺孽

——

莓箴今天走了，敬生又在郵局中辦事沒有回來，偌大的一間樓上，只有我一人靜坐。樓下的笑語歷歷從窗口遞上，使我倦念的心懷，益復不能自止。昨天此時，莓箴還在我這裡，他並沒有同我講起即要走的事，然他今天竟偷偷地走了，在他的心意，以為不使我預先知道行期，可以減少我的痛苦，殊不知今天這突來的離別，却益發使我悲傷哩！我今天清晨從床上聽見他嫂嫂在樓下對他說，莓弟，時候不草了，你還不預備車子走么？我的心真碎了。我本待要起來送他，無如我們的關係既是這樣，我惟恐他人見了我的淚容，反將格外引起流言和蜚語，所以我只好蒙頭掩面痛哭。知我此時情的真惟有這一條薄薄的棉衾了！

他近來大約知道開學期近，快要與我離別，更格外同我親

近，每当敬生出去后，便即不顾一切地跑上楼来同我谈笑，以期在欢乐的陶醉中，想使我忘记了未来的离别。然他虽是这样地用心，虽是这次使我是免去了黯然销魂之感，他欲忘记别后的我了。可怜今日这一个晴天霹雳，蓦地分离，使我追念起旧情，心中如何难堪啊！

我早知他今日便走，我真懊悔昨晚的一举了！我近日因莓箴校里就要开学，心中常是不乐，昨晚敬生忽然要我出去看戏，说就是看我近来太沉闷了，要我借此散心，我当时因怕他窥破了我心中的隐事，所以不敢回却，只得立时答应，然不料我们在楼上房中这样轻轻地对语竟使他在楼下也闻见了。我们出门时我行过天井，回头从厢房玻璃窗中望去，只见他伏在案上不动，大约又是哭了。我要进去劝慰，却又因敬生同行，为免他疑心起见，我不好停留，只得随着出门去了。他每见我同敬生同行，总是常要伤感，我虽极力劝他解脱，告他这是无可如何，不可免的事，然他终无以自宽，因此我便不常轻易同敬生出去，然有时又为情势所迫，势不能不一同行走；便如这次的事，我在这种情势之下，实不能不敷衍敬生一行，然却又惹了他的伤感了。我既瞥见他在房中痛哭，我虽走到影戏园里，我的心却留在家中，我和敬生并肩坐在一排椅上，黑暗中我耳边只有嚤嚤的哭声，眼里只见莓箴耸动的双肩和一副苦闷的面目。我想起全是我这个不祥之身才使他一个活泼的青年，忽变到如此消沉，我的心里真止不住一阵怆痛。我只得在前面的椅上，用口紧噙着我的食指，以期减杀这不可遏止的悲哀。敬生见我忽然伏下，便在旁问我何故。我只好推说因场内人多闷久了觉得头晕。我伏了好久，一直到我感情平服了下去方敢抬起头来，这幸亏是在暗黑的影戏园中，若在他处，我深知又要惹起闲言了。

如今他虽走了，但是我想起这事，我满心总觉对不住他。我是一个中年有夫的妇人，不能恪理家政，自觉已很惭愧，不料一缕闲情，又复倾心在蓓箴身上，我现在虽并不是威慑于什么礼教和妇道，才想说出此话，虽是爱情的发生也并非片面所能为力，然可怜的蓓箴，在我未和他发生关系以前，他终是个乐天活泼的青年，心中没有一点悲哀的影子，自从三年前他与我发生关系以后，他就由青春的乐园中，立时被推到了烦闷的深渊里。他虽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了他高尚的志趣，苦心的力学，然他青春欢乐的梦境终因此打破了，他蓬勃活泼的气性，终因此一变而为沉默寡欢了。

呵，我真罪过！我此时虽并不懊悔和他有这段历史，然我终害他了，终辜负他了。我这一株已萎的残葩，真不配再蒙园丁的培植！呵！我要……天呀！我要怎样做？我为了不要使他再系恋我，我为了不要使一个有望的青年再沦陷于绝望的悲哀里，我要忍痛割爱了！我要使他有所觉悟，我要使他觉得我不可再留恋；我要使他恨我，我要使他与我隔绝！我既为他牺牲了我良妻的美名和家庭间的燕乐，现在为了彻底爱他的原故，为了不忍使他因我而受苦的原故，我更要采取我心痛的政策了！牺牲一百个无用的我不足惜，我宁可使他怨诅我的无情，我不忍坐视他消沉在绝望的悲哀里！我要彻底的爱他！——可怜呵！我也只好一人躲在楼上写写罢了。我在这里虽是写得这样地坚决，然当我一见了他时，一见了他那副 Melancholy 的面目时，我又想什么的勇气都没有了！

因了我极意磨缝和敷衍的原故，我同蓓箴虽已发生了三年的关系，然敬生始终尚不晓得。近来外人注意我们行动的已渐有了，他大约也终要发觉。我不知道他知道了我和蓓箴的时候，

知道我竟背着他做出这样的事后，他心中要起如何的感想，三角悲剧中的最后一幕，大约便将要在那时演出，到那时我为谢敬生和免莓箴受累起见，我惟有……

呵！这是恶兆，我不敢再想了！

二

我匆匆地回到房里，从箱中取这册子，翻到上次所写的最后一段，呵，天啊！是谁使这段推想挤进我的脑中？是谁使这段文字流出我的笔端？不料我想起的恐怖的事，如今竟真将实现了。

怪不得莓箴家中的人日来对我都改变了素态！怪不得我每次走下楼时，他母亲总是向我做极冷淡的招呼，他哥哥总是向我微笑，他嫂氏总是向我讲有二重意义和暗示的话哩！原来他们已晓得了我的隐事！他们已获得解启这秘密的锁钥了。爱情的成分虽只有痛苦没有羞愧，然我一见了他们那种锐利的眼光，将我作了鹄的，纷纷投矢于我身上时，我总觉这是莫大的耻辱。我从没有经过这样的窘涩，为了爱情的原故，我什么都尝到了！

今天是莓箴走后的第四日，早晨我从间壁窑货店中收到他转递来的一封信，这是我们约好的通信地址；他信上说他仓促成行，未能使我预先知道行期，实有他不得已的苦衷。他说他在临行的前夜，曾写好一封信预备留交给我，不料当时因夜深了疲倦异常，竟忘记将信收好便去就寝，哪知竟被他因赴宴迟归，严肃的老父看见；他老父万想不到他轻轻的年岁在暗中竟有这秘密，勃然震怒，立时将他从睡梦中唤醒，严重地申斥了

一番，可怜他便不敢再留滞在家中，第二天清晨便匆匆地走了。他又说现今距这事发生已是四天，他父亲定已告诉了他谨默的继母，狡獪的嫂氏知道，他问我日来他们对我的情形可有变动。

呵，天呀！我还在梦中哩！我真料不到竟有此事发生，怪不得他们这两日以来对我的态度遽变！当我接到信时，我正欢喜喜方以为他定有许多的好话对我讲，哪知告诉我的却是这样的一件事！我看了以后，此身真如堕冰洋，什么想念都消灭了！呵，天呵！这令我如何是好？这今后的生涯叫我如何腆颜去承受？

啊啊！这今后的生涯叫我如何去承受！以前在事情未被他们发觉时，我可以同莓箴整天地守在一起，我可以很自在的从楼上走到楼下，我可以在他们任何一个口中探问莓箴在外的消息。然而现在呢，我可以向哪一个去询问？当我未走近他们时，他们那锐利沉毒的眼光，已涨满了讥笑两字，使我没有开口的勇气了。他们不向我追诘，已是我莫大的安谧，我还敢再向他们去提及？事变之来，真如迅雷不及掩耳，我不料我们已不幸的关系中，更突出了这意外的变化！

他们自知道了这事以后，我深知他们除鄙夷我的行动外，还在暗中向我痛恨。在他们的意见，以为莓箴与我的发生关系，完全是出自我的诱惑，没有我这个人，他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决不会惹上此事的。呵，天呵！他们若真有这种意见时，这真冤煞我了！我此时虽也有懊悔不该使他一个无辜的青年，惹上了痛苦烦闷的心意，然我的忏悔却完全是在咒诅我自己的不祥之身，我并非惋惜这事的出现。我们的关系，若果真仅是因我的主动它才发现，那我倒也很可简易地将它消灭了。无如又不是这样；这样的一件事，既非我能为力，亦非他能为力，在我们之间，实

有不可抵抗的潜力驱策着我们，使我们刻不容缓地互相前进。在我们自己彼此尚未发觉时，这其间已有了不可移的根蒂了。我们现在只好咒诅这翎毒箭怎地射到了我们的心上，我们又哪里有逃避这势力的可能？

三

自从我的事被人知道了以后，我的心境就立时改变，我苦痛的重围中，又加上了一层疑虑的缚束。以前我虽也明知这事早迟终必要被人知道，心中不时对了未来怀着恐怖，然当莓箴未离开，或偶尔想起了一两件已往的梦影时，在我层集的悲哀中，总有时会检出一丝乐意。然现在则难言了，我虽并不甘自沉于愁叹，然任是怎样强颜欢笑，勉自慰抑，这莫大的罅隙，终非一点薄薄地自饰所能掩隐。我在家中向来是被人誉为善交际能适应环境的，所以她们暇时每喜同我聚在一起谈笑，然我现在又怎好再同她们在一起呢？她们虽不至在我面前竟提起莓箴的事，然那两道眼光，已明明地将我的隐事，加蒙了一领讥蔑的外衣，呈现在我面前；她们虽不向我横缠，便仅是这些已足够我消受了。我不懂我何以现在见了她们，总有点自馁，有点害怕！

今天莓箴的嫂氏走上楼来，笑着对我说，莓箴年长了，家中很替他烦心，问我可有适当的朋友或学生，介绍一位给他。他这位嫂氏为人极机警，善辞令，许多在别人口中赵赵讲不出的话，她却能不顾一切的说出，我平日见了她已感觉有点难于应付，然尚恃我并无什么话柄在她口中，所以尚可同她狡辞相对，

自从我的事被他们知道了以后，我就很怕与她交谈，而使我最感困难的便也是她。她每在众人面前，向我讲出极使人不能忍受的话，我因了她的词锋太厉，又以有所顾忌，所以每只好置之不答，然因此她便益发志长了。今天她上楼来后，我预知她定又要向我嘲弄，果然，她竟讲出这话。她讲这话的用意是极明显，不待我思索便已知道，她无非想借此嘲弄我罢了，然我又能向她讲什么呢？对于这加到我的一切，我除无言地承受外，我又有什么可以答复？

实则，对于这事的发现，我并无一丝恐惧的心，休说是她们这几个无关系的人知道，即使令关系最密切的敬生知道了，我又何惧之有？我若对于这事有所畏葸，在当初嫩芽方萌出土面时，我早就将她消弭了，我既大胆滋着它去发长，这便是我不顾忌什么的证据。至于现在我对于人言所以要有点退缩让避者我实别有所苦。蓓箴现在仅是个在学的青年，因我的原故他已撙了不少的烦恼，我现在若再因了不甘受他人的奚落，或为了爱情的光明而防御，毅然奋起掀去一切面障，将事的始末向敬生剖说个明白，那我虽倒可博得水落石出，不再受无限期苦闷的倒悬，然却未免更累蓓箴了。敬生知道了以后，对于这事一定要引出很严重的交涉，那是可断言的。蓓箴和我虽并没有什么海誓山盟，然当我万一有了危急时，他是一定要奋力相助的，到那时即使我没有困难，然当事情闹得这样天翻地覆后，我们的生趣全无已是可断言了。我本是无用的残躯，我牺牲本无足惜，然他一个青春灿烂的年华，若竟因此事而亦断送，那未免太可惜了。我为了这事，为了不要使一个方兴未艾的奇葩竟因我而枯萎，所以我平日虽是不肯一步让人，然此时对于这投掷我的一切，我也只好效法十字架上的羔羊，含泪无言，仰首

去承受！本来一切都是我的罪过，没有我又何至有此事发生。我为了我的罪孽而受辱骂这不是我应得的惩罚，我方愁我无赎罪的余地，我岂是逃刑的懦妇！

写了一封信给莓箴，劝他不必因我们的事被人知道而悲伤。这本是不应隐瞒的事，这本是应当登在高峰之上戴起荣誉的冠冕向万民去宣告，万民听了都要为我们额手称庆的事。无如在被几千年传统势力积成的缚束下，在一点真情被假面重重的礼教斩割得的无余中，人心里终不敢进出这一缕真灵！

繁茂的果丛经了温暖娇艳的秋阳，累累的华实自要无隐掩的呈献，我们的事也是这样，这正是自然成熟的表现，我们又何必顾虑！

四

上次曾写过一封信给莓箴，后来又写过一封，至今已月余了尚未得复，这真使我焦急万分，饮食都不得安宁。他怎么还没有复信？无论校中功课怎样地繁重，然写信的时候总可抽出；敢是我的信竟在中途遗失？然即使他没有得到我的信，在这一个月余的间离，他也应有信给我。他如今这样长久的时候没有信来，难道真个是忧郁成疾，竟缠绵在病榻，不得作书么？近来家中的人对我虽稍安，不再像那样纠缠，然大错铸成，我们的事终已非昔日可比，要再求已往的那般欢情恐终非今生所能梦想。我为此事，近来的心情已日趋烦闷，再加莓箴这样长久没有信来，杯弓蛇影，市虎含沙，实使我百虑丛生，真疑此中或酝酿着未来的大变！呵，他何以没有信来？即使真病了，他

也应请人写个信封，寄页白纸给我，怎地只这般杳无消息！

在莓箴初离家时，我盆中的水仙方含苞初放，现今则架上只剩了一座空盆，这株薄命的残花，正不知被人辗转弃掷，已到了什么地方了！屋后的连山，宿草已重披上浅碧的新衣，欣欣地渐侵到蜿蜒的山径。我每日坐在房中，从床后的小窗，独对着这盎然的山色，春风挟了花香和土中蒸发出来的气息，不时从窗棂送进我的鼻观，使我想起我心中蕴蓄着的疑难，不禁要咒诅这繁盛耀人的艳景！啊啊！我此时若是个悔教夫婿觅封侯的深闺怨妇，看见这陌头春色，想起了旧日欢情，我倒也可索性整日地紧蹙双蛾，在楼上去长吁短叹，博得众人的怜惜，群来向我慰问。无如我现在的情形又不是这样，我名义上的夫婿正整日地在我身旁；我心中的恋影，只好严居在我的心底，我想起只有在暗中啜泣！我不但不能在光明处向人去诉说，只恐我诉说了众人反要责我的无耻，咄我的狂妄。啊啊！谁没有他的秘密？谁没有她理想中的恋人？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！我的事究有什么不能对人言之处！你们怎只是这样地虎虎然伺隙于我侧，想乘间向我狂噬？

人的嘴真厉害，现在除敬生以外，凡与我们时常晤面的，概都知道我们的事了。我的事本不必隐瞒，尤其对于无关系的他们更不必顾忌，只可惜他们知道了我的事后，不能如我知道的事一般，每要存种种鄙视的心，以为背下丈夫做出这样的事，是可耻的行动，实则我真不知这果有何耻！礼教中的贞操与 Cupid 箭簇上的恋爱果有何关系？然敬生现在尚不知道这事，这终是我的幸福。我讲这话，并非我的事独畏被他知道，实因这事尚未届可以使他知道的时候，现在若一旦给他发现，不但我的计划将完全打破，且更累了年轻的莓箴一生，徒增我许多百身莫